

泰山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

□周郅



周郅应邀在泰山世界古典文明论坛中意古典文明对话会上作报告。作者供图

近日，泰山世界古典文明论坛中意古典文明对话会在曲阜召开，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事。泰山与意大利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，早在元代，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到过泰山脚下东平府，并将见闻写入他的《行记》书中：“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城市。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。……大河上千帆竞发，舟楫如织，数目之多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”（《马可波罗游记》第二卷，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62页）

17世纪地理大发现后，第一个把“泰山”之名展示给世界的，是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。利玛窦来华后，同泰安人、时任兵刑两部尚书的萧大亨

结为好友，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中曾两次写到过这位巨卿。利玛窦虽没有登过泰山，但他熟知泰山在中国的文化地位，所以其来华后绘制的《山海舆全地图》《坤舆万国全图》等图，特意画上了泰山。从此在世界性的地图上，有了泰山的地理坐标。

方济各会教士、大西洋（意大利）罗马人罗类思道光间曾至泰安府，山东巡抚陈庆偕向清廷奏报称：“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六七月间，不计日期，曾有一人，自称西洋天主教头罗类思，来泰安府拜访同教。”（《筹办夷务始末·咸丰》卷三）罗类思所写书信中，向其国人介绍了泰山风貌，其中具体描述了山上遍布的庙宇神龛及接踵而

至的香客信徒，且讲述亲身所遇豫南妇女香客状况：“我好奇地问这些妇人是谁，什么动机驱使她们以这样大的年纪和这种方式来此。她们说是‘长斋’分支，因其一生从未吃荤而得名。”（罗类思《在中国的使命》，译文转自田芬《泰山外文文献译介与选读》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，第166页）为后世留下一则重要的香社记录。

据了解，1985年在意大利罗马市新建居民区，名“中国广场”，占地60公顷，其18条街道全部是以中国地名命名，其中一条即取名“泰山”。这不仅象征着意中友谊，也表明泰山至今在意大利仍有深远影响。

◎ 捕风捉影

把眼睛当作网

□刘水 文/图



红墙外的花朵。 通讯员供图

“去年，她是在田野上过的冬天吧，所以至今身上还留着一抹残雪。”

我对自己说：“这次记住了！是法国人儒勒·列那尔的喜鹊，不是普里什文或屠格涅夫家，为什么老是张冠李戴呢？”

列那尔的《自然纪事》到了，书里写的都是他的“动物朋友”，还有皮埃尔·勃纳尔形象传神的插图。这该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看的书，我遗憾孩子小时，我怎么没有读这本书给他听呢？但我们如果像高更那样，想“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到哪里去？”这样的问题想不通，也来读一读列那尔，实在是一件解压的事情。

你会奇怪，他浓厚的好奇心是怎么保持下来的？匪夷所思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得来的？他怎么会想到黑白相间的喜鹊，身上留着的是去

年的残雪，而且一只喜鹊从一清早起来就穿着晚礼服，是最有法国气派的鸟类呢？就是这样一个比喻，让我多少年都忘不了。虽然总会混淆作者的名字。

“他大清早就下了床，感到精神抖擞，心情舒适，身体轻快（轻快得像一件夏天的衣裳），他便出去了。”这是列那尔为自己画的肖像。他出了门，睁大了眼睛，“他把眼睛当作网，去捕捉千千万万美丽的形象。”

第一个捕捉到的是一条道路的形象，石子是骨骼，车辙是筋脉，路也是一个生命体。又看见河流，河面炫目的白光，垂柳的抚弄，跳出水面的鱼闪着光，“仿佛谁扔出了一枚银币”，还有蒙蒙细雨落下时，水面上惊起的涟漪……从早到晚，头脑里带着这一切景色，在入睡他久久地回味这些形象以自娱，一个形象摇曳

着，唤起了另一个形象，闪烁生辉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像一群山鹑整天被追逐、驱散，唱着歌“在田沟里互相召唤”。

他是“形象的捕捉者”，他与他见过的所有动物为伍。在他眼里，是“他们”，而不是我们眼里的“它们”。他一一为他们画像，有时素描，画得仔细，有时速写，简笔画，更简洁时是“一笔画”。

《水蛇》：“这段绞痛的肠子，是从哪个肚子里掉下来的？”

《蛇》：“太长了。”“子午线长度的十万分之一。”

《虫》：“瞧，这儿有一条，直直的，长长的，美得像根面条。”

《刺猬》：“抓我的时候要松松的，掌握分寸，千万不要太紧。”

《萤火虫》：“有什么事呢？晚上九点钟了，他屋里还点着灯。”“草丛里的一抹月华！”

《蟾蜍》：“我时常去拜访他；每回，我揭开那块石头，心里真怕看到他在那里，但又害怕他不在那里。可是他总是在那里。他藏身在这干燥住处，洁净，窄狭，真是别有洞天，他占了整个，胀大得像只怪吝人的钱包。”我对他说：“我不愿叫你难过，不过，天哪！你好丑啊！”他张开那张稚气的、没有牙的嘴巴，呵着气，操着一副英国腔回答：“那么，你呢？”

周末，下了场小雨，我冒雨去普照寺走了走。想着“形象的捕捉者”，我拍了几张挂着水珠的竹叶、木瑾和梨子，看了一眼“菊林旧隐”门前的楹联：“松曰好青竹好绿，天吾一砖地吾一瓦”，想起列那尔《一个树木之家》最后的话：“我已经懂得凝望浮云。我也懂得了守在原地不动。我几乎学会了沉默。”等走出山门时，雨已经停了。